

# 紀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

● 艾曉明

王小波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三個多月來，有上百家報刊報導了他在4月11日去世和5月13日遺著出版的消息。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店，都可以看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時代三部曲」。凝重的書名：《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配以不同色調、印製了古希臘繪畫中人類所經歷的世代的封面，顯示了深遠的意境。

這些小說代表着王小波對文學的關懷和理解，亦代表了他渴求達到的藝術水準。與我們歷來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以他挑戰禁忌的膽識，以他幽默反諷和想像奇趣的才能，遠遠走在時代前面。由於他在風格上獨樹一幟，使作品出版碰到了不少困難。然而，作品的手稿在大學、出版社流傳期間，一直有拍案叫絕之聲！王小波的小說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何在？這個話題其實早該被探討，卻由於他的創作在他生前未完整問世，故一直延宕到他的作品完整地與讀者見面，而作家已永別人世的如今。

與我們歷來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以他挑戰禁忌的膽識，以他幽默反諷和想像奇趣的才能，遠遠走在時代前面。但由於他的創作不被認可，故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出生於北京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在他出生之年，這個家庭正經歷着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他的父親王方名，1933年投身進步學生運動，1938年在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和解放戰爭的硝煙中渡過了他的青春歲月。在小波出生的這一年，王方名因為給領導提意見，又因來自家鄉的一封誣告信，致使他被當局開除黨籍，定為階級異己份子，而他在高教部任高教司專員的職務也隨之被撤銷。母親在懷小波期間，因王方名蒙冤而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多年以後的今天，家人回憶起來，覺得小波的早逝跟母親妊娠期間所受的刺激不無關係，而他的名字也隱喻了這一波折。

王小波的父親以後因其在邏輯學研究上的專長被調到人大哲學系任教，黨籍仍未恢復。作為一位熱衷於學術思考、力圖有所建樹而又忍辱負重的學者，此後的遭遇可想而知。王

小波在一篇題為〈思維的樂趣〉的雜文中談到父親時說：「在老年時，他告訴我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裏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裏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類似王小波父親這樣的經歷並非少見。許多人在提及這種處境時，都會把焦點集中在當時人們肉體上受到的摧殘。但王小波提到的卻是人們在精神上的痛苦，這是思想史上的大劫難，它從根本上摧毀了人的創造、求索、獨立思考的欲望。這種對人性根本的剝奪、這種隱藏在肉體折磨之後的更慘重的犧牲，卻往往被反省得很不夠。王小波提出的正題是思維應該是一種樂趣，這不僅是指人有思想的自由，更是指這種自由原本應該是個人幸福和快樂的本源。如果不是他這樣說，這後一點相信已經從本世紀中國人個人幸福的範疇中被徹底剔除、遺忘了。

父親的坎坷經歷也以變形想像的方式進入王小波後來的小說創作中。談到小說《尋找無雙》的時候，他說父親挨整後，過去認識的熟人相遇好像從來就不認識一樣。在《尋找無雙》中，王仙客到長安城裏找無雙，熟人全說不認識她，沒有一個街坊鄰居說實話。小說以寓言傳奇的形式，透視了現代中國的荒謬世相，所有的悲劇都無人作證，這就是智慧的遭遇，因此找不到真相，也找不到無雙。



## 二

王小波在家中排行第四，由於父親是文科教授，家裏的孩子也喜歡文學。他在作品中多次講到哥哥王小平對他的影響：

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唸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建造的大城  
我愛你莊嚴、勻整的面容  
涅瓦河的流水多麼莊嚴  
大理石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父親有大約兩千本書，孩子們因此可以在書架上隨便找書看。王小波下鄉時帶到雲南的書中，有一本是古羅馬作家奧維德的《變形記》。他說這本書被看得像一卷海帶的樣子，最後被活活看沒了。

王小波談到，父親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裏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大宅院裏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在一生中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

王小波說：「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奧維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這本書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

王小波在雲南得了一場大病，後來回北京治病，又轉插隊到母親的老家山東，大約在70年代中期回城，到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回北京等工作的這段時期，他開始在一本八開的大練習簿上寫作。朋友們記得他最早寫的一個作品是富有童話色彩的《綠毛水怪》，故事描述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生活在水底下。他在大練習簿上寫的故事很有幾分奧維德《變形記》的影子：一個窮愁潦倒的農民受盡羞辱，就變成了一條狗；一個多吃多佔的幹部在夢中變成了一條驢，他開始嚐盡作驢的辛苦和世態炎涼。他還反著寫了一個《劉三姐》的故事，三姐其醜無比，阿牛雖然愛她的歌聲，卻承受不了她的容貌……。這些手稿上的故事雖然稚拙，但決不是當時流行的風格，其中充滿了一個青年人對生活的迷惑、幻想、嘲諷和疑問。

1978年，王小波以高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貿易系商品學專業，新的生活終於開始了。小波說，他們之所以不學文科，是出自父親立的家訓。但現在看來，對他來說，這也正是一個接受系統科學訓練的機會，這使他在知識背景上與眾多的同齡作家不同。小波後來的一些文字，記錄了他在重獲受教育機會後欣喜若狂的心情：「我在大學裏遇到了把知識當作幸福來傳授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他終其一生保持了大學時代建立起的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仰。他重述老師的話說：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他這樣闡發科學的素質說：科學是平等和自由的事業，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實驗參與；它沒有人的毛病，它比人更美好。

在大學時代，他對文學仍未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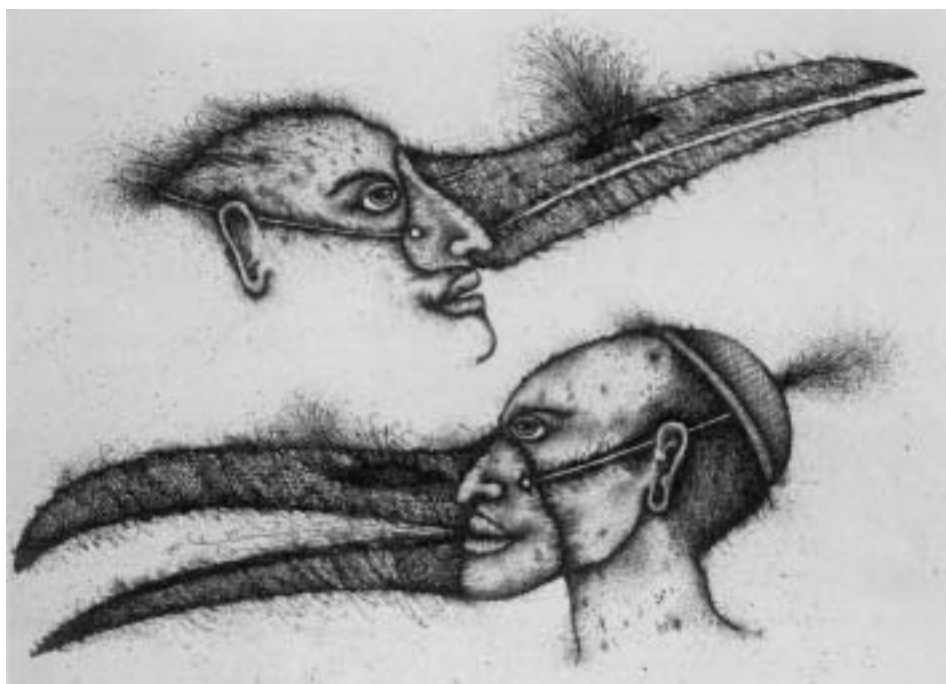
情。他後來曾經幾次提及，有一本書幫助他發展了後來在《白銀時代》中寫的那一批反烏托邦的未來故事。他說：「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維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這本書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

1982年大學畢業後，王小波留校任教，這一年，他的妻子李銀河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系讀研究生。兩年後，王小波也去了匹茲堡大學，在著名華人學者許倬雲的指導下修讀東亞研究專業。在取得文科碩士學位後，他再學計算機，並在統計系當助教。王小波在美國留學期間重拾寫作線索，用他的話來說，他一直抑制着這種傾向，到了那邊，「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 三

1988年，為了在中國做社會學研究，為了在母語的背景下寫小說，李銀河和王小波一起回國。次年，王小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唐人秘傳故事》<sup>①</sup>，其中收有5個作品：《立新街甲一號與崑崙奴》、《紅線盜盒》、《紅拂夜奔》、《夜行記》和《舅舅情人》。

這本集子有些特異的素質，不為慣常的小說所有。首先它是純小說，無關乎意識形態的旨意。讀它的時候可以揣摩到作者所專心致力的：第一，講一個故事；第二，把它講到足以與類似金庸武俠小說那樣引人入勝的程度；第三，要有武俠小說所無，而潛藏在諸如《情人》、《少女與死亡》等現代外國名篇中的那些素質。



王小波後來在〈我對小說的看法〉一文中談到上述那些素質：「現代小說的名篇總是包含了極多的信息，而且極端精美，讓讀小說的人狂喜，讓打算寫小說的人害怕。」

《唐人秘傳故事》還說不上極端精美，但它用現代頑童的口氣調侃唐人，為講故事的人建立起一個自由戲謔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它是一個歡天喜地的逃離，逃離中國現代小說一直艱難背負的觀念使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次奇異新穎的起點，是王小波為未來世紀的中國小說顯現的另一個起點。

再者，《唐人秘傳故事》裏面已有了後來作為王小波小說精華的故事雛形，當然，此時的《紅拂夜奔》比起後來收在「時代三部曲」中的同題小說還顯然稚嫩得多，線索也簡單得多。

可以感覺到，作者被美妙奇趣的想像以及語言遊戲所吸引。他注定為語言可能繁生的想像之花執迷不已，他在文字的織錦面前升騰起確信：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

王小波用文字追尋失傳的、無從見證的景觀：熱帶雨林裏的食人樹，暖水河裏比車輪還大的蓮花。當他用綠草中的骸骨一樣雪白的意象來形容少女的情欲和驚恐時，當他以冰涼蠕動的綠色作為故事情節的內核時，他把極端通俗的形式和優雅精緻的意象做了一個嫁接。

由於《唐人秘傳故事》的印數很少，因此沒有引起注意。直到《黃金時代》獲獎，作者的文學才華才首先在海外被承認，1992年後在台灣和香港分別出了單行本。王小波在美國就開始寫這個作品，前前後後寫了幾十遍。此後，他一直用這種致命的方式寫作，用盡了他短促生命的最後歲月。

由於《黃金時代》，那個怪誕年代裏被壓抑的激情和性愛的力量，第一次以毫不羞怯的姿態噴薄而出。這是王小波自己感到滿意的第一個小說，他把它稱之為「我的寵兒」。和《黃金時代》同以文革和性愛為相關主題的

《唐人秘傳故事》用現代頑童的口氣調侃唐人，為講故事的人建立起一個自由戲謔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它是一個歡天喜地的逃離，逃離中國現代小說一直艱難背負的觀念使命；另一方面，它又是王小波為未來世紀的中國小說顯現的另一個起點。

1993年，王小波的小說在國內的刊物和出版社流傳，在知心的朋友手中傳閱。他筆下對性的描寫從容坦蕩，還有他那種讓人摸不清寓意的反諷風格，使出版社有決策權力的人拿不準，結果是新作出版無着。

小說還有《革命時期的愛情》和《我的陰陽兩界》。

1993年，王小波辭去在母校人大的教職，成了無固定收入，也不屬於任何作家組織的自由撰稿人。他用這個行動為證：我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寫。這樣我就有機會在上天所賜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桿，證明我是個好樣的」。

1993年是王小波擺脫教職後創作豐收的一年，他寫了第一個長篇《尋找無雙》，這是根據唐傳奇《無雙傳》的改寫，但與80年代末的《唐人秘傳故事》不同，複雜的敘事層次和變幻的情節分支取代了早期作品的單純風格。還有，我們這個社會裏特有的荒謬在他筆下變做了無窮的笑料，他的反諷機警而透徹。這個作品開啟了後來作為《青銅時代》三部長篇的新寓言風格。不過，如果你說那裏面硬有一個你可以清楚捕捉的寓意，那又未必了。這是小說的彈性，它可以意會，卻無從言盡。

寫了這個作品，小波愉悅和舒展的心情見之於他的序言：寫完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了奧維德《變形記》的最後幾行：

吾詩已成。  
無論大神的震怒，  
還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為無形！

這一年，他以充沛的想像力和頑童心，終於把《紅拂夜奔》也擴寫成了長篇。從這個長篇中可以看到，他發展出一種對話體敘述，這樣一個故事裏可以建構出多個空間，這是對敘事限制的一種跨越。在古今之間作如此

跨越、互相拼貼和趣味性的想像，這是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做到的。

還有，他把小說變成了一種思想的方式。他在小說中的想像、運思、推論，比他後來在雜文中進行的思考要複雜、深邃得多。他希望自己能把小說變得有趣，並且充滿思維的智慧，這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中國小說差不多丟失得乾乾淨淨的東西。「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夠打開一本書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與此同時，我也想起了《浮士德》裏主人公感到生命離去時所說的話：你真美呀，請停一停！我哀婉正在失去的東西。」

1993年，小波的小說在國內的刊物和出版社流傳，在知心的朋友手中傳閱。他筆下對性的描寫從容坦蕩，還有他那種讓人摸不清寓意的反諷風格，使出版社有決策權力的人拿不準，結果是新作出版無着。

#### 四

面對這種困難局面，王小波在可能發表出來的雜文中反覆陳述了他對小說格調、幽默和反諷的看法。他呼籲公眾在閱讀文學時「擺脫幼稚狀態」。與此同時，他也準備新的跨越。小波正準備着蓄勢的一跳，他要挑戰自己的限度，寫自己沒嘗試過的東西。「我要擁有一切」——這是在小說中寫一個碰壁的小說家結尾的一句話，而這正是他的抱負。

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希望擁有無限的寫作資源，他確信，這個資源存在於創造性的想像中。他在《未來世界》的自序中說：「我喜歡奧威爾和卡爾維諾，這可能因為，我在寫作時，

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有時想像比摹寫生活更可取。」②

深秋和隆冬過去，1994年春初，他寫完了《未來世界裏的日記》，內容是寫一群聰明人生活在大多數人不識數的社會裏的種種。整個故事的邏輯荒誕不經，總之，人人必須裝傻才活得好，必須和自己聰明的本性作對。他想像了智慧和愛情在這個處境下的遭遇。

也許他不滿意這個作品中充滿了奧威爾的影子，所以在寫完這個作品後就把它放着，而另寫了《未來世界》。他把這個中篇拿去參加1994年聯合報文學獎評選，並再次獲獎。小波寄去「得獎感言」：

人在寫作時，總是孤身一人。作品實際上是個人的獨白，是一些發出的信。我覺得自己太缺少與人交流的機會——我相信，這是寫嚴肅文學的人的共同的體會。但是這個世界上除了有自己，還有別人；除了身邊的人，還有整個人類。寫作的意義，就在於與人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在寫。

《未來世界》的作者設想了一個本世紀末的小說家在他的外甥記憶和虛構中的形象。未來是下個世紀，外甥成了歷史學家，由於犯了直露和影射的錯誤，遭到重新安置，接受各種荒唐無稽的羞辱摧殘。

除了《未來世界》這個作品以外，王小波分別在1995與1996年接續完成了《2015》、《白銀時代》，這三個作品構成了他的烏托邦未來敘事系列。作品都是以未來時間為舞台，以我們這個時代的烏托邦邏輯為經緯，相互推展演變。電腦時代的網絡空間、藝術

家、知識份子的趣味和他們受到箝制，以滑稽可笑的情節出現在小說中。

1994年夏天，他受獨立製片人、先鋒派導演張元之約，寫了一個有關男同性戀的劇本。這個劇本經兩人多次的討論爭執，結晶為電影《東宮西宮》。王小波、張元就憑這部電影，在阿根廷電影節上同獲最佳編劇獎。在小波的電腦裏保留了小說形式的原稿《似水柔情》，還有為這個故事在北京實驗小劇場上演出用的話劇腳本。而能寫出這個題材，是基於王小波和妻子李銀河合作進行的社會學研究，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在1991和1992年分別在香港和國內出版。

## 五

1994年秋天，王小波的小說集《黃金時代》終於由華夏出版社推出。與此同時，《花城》雜誌持續地每年一次刊用了王小波被其他刊物懸置的作品。他獨特和機智的說理方式引起不少報刊注意，雜文隨筆約稿越來越多，1995年以後，他寫了大量雜文，分別結集為《思維的樂趣》③和《沉默的大多數》，他生前看到了前一本集子成書。

無論如何，王小波最熱愛的工作還是寫小說。1996年夏天，他把以前寫過的《紅線盜盒》重寫，後來以《萬壽寺》為題收入遺著。這個故事敘事繁複，處處是挑釁禁忌的筆致，但卻不失優美的韻味。這是他的小說創作篇幅最長，也是迄今為止被小說編輯們認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說。他選擇了一個從喪失記憶到記憶復原的小說家做為故事的敘事者，透過作家的手

1996年夏天，他把以前寫過的《紅線盜盒》重寫，後來以《萬壽寺》為題收入遺著。這個故事敘事繁複，處處是挑釁禁忌的筆致，但卻不失優美的韻味。這是他的小說創作篇幅最長，也是迄今為止被小說編輯們認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說。

王小波生前為自己的小說寫的最後一篇序〈我的師承〉，其中挑出了我們這個世紀漢語文學中一直不為人提及的線索：他師承的是那些卓越的翻譯家。由翻譯家們提供的世界文學的精神泉源，由他們體現的音韻優美的現代漢語，哺育了那些在廢墟上長大的文學心靈。

稿、追憶、想像相互交融，令故事的場景不斷增殖。他以出神入化的意象表達了他的理想：一個人僅僅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秋天，他寫完《白銀時代》，把他的時代三部曲編定；冬天——誰會知道這是他的最後一個冬天，他與「花城」簽了約。同時，他的新長篇《黑鐵時代》正在緩慢地延展。故事發生在「黑鐵公寓」，一個青年在大學畢業後被關進這個用網絡監控的公寓……大雪、女鄰居、施虐與受虐場景、抑鬱和調侃的風格，作品還不成形。

他想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不僅想做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想做到最好。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敬重的作家是獨特的一群，可以用Perfect來形容。但不是說他們總是Perfect，只是說他們Perfect過。一輩子Perfect一兩次，也就很可以。」

他說：「我寫《尋找無雙》時，還是中規中式的。寫《紅拂夜奔》時，對敘述本身就有點着迷，不再全神貫注於寫故事。《萬壽寺》則全然不關注故事，敘事本身成了件抒情的事：那篇小說從頭到尾回旋不休，營造一種浪漫的旋律——當然不是夾入煽情文字營造，而是靠敘事的節奏來營造的……總的來說，比較現代的小說家都主張敘事本身大有可為，敘事可以浪漫地運用，就如法國人說的，小說可以詩化。」

他說：「小說應該詩化，從經典小說家筆下的那種沉重的文體羽化為一隻翩翩蝴蝶。」

《青銅時代》的序——〈我的師承〉，可能是王小波生前為自己的小說寫的最後一篇序，其中挑出了我們這個世紀漢語文學中一直不為人提及的線索：他師承的不是任何作家，而

是那些卓越的翻譯家，那些被迫放棄了創作而從事翻譯的詩人作家們。王小波盛讚他們對中國文學語言的把握：「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

由此，他也呈現了這條潛在的線索——這條「無限滄桑盡在其中」的文化線索——對那些在廢墟上長大的青年，以及對他本人的養育之恩：

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由翻譯家們提供的世界文學的精神泉源，由他們體現的音韻優美的現代漢語，哺育了這顆世紀之交的文學心靈。王小波沒能遭遇已然走近的下個世紀，然而，他所體現的文學素質、獨立和愛智慧的精神，以及他的勇敢、誠摯和想像奇趣，必會在未來找到更好的處境。這個世紀的中國文學也許是貧弱的，但有了這樣的心靈，它終於無愧於未來。

#### 註釋

① 《唐人秘傳故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

② 《未來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③ 《思維的樂趣》（太原：山西北嶽，1997）。

**艾曉明** 1988年獲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作有《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等。